

城建在太和城外城最西端、地势最高的核桃山山顶，从城内可纵览洱海坝子，考古学家最早推断，金刚城就是太和城的内城。“后来，我们通过调查勘探，基本确定它是一座用于军事防御的卫城。”朱忠华说，文物部门早年曾从金刚城内采集到南诏仓储碑，据碑文记载，金刚城内设有粮仓。在历年的考古调查勘探中，考古队发现了多处重要建筑基址，还发现了陶制管道，将其一节一节套起来，能像自来水管一样将水引到山顶。“依山据险，存水存粮，金刚城实际上就是一座军事防御严密的卫城，有好几道城墙，东门和南门均设有瓮城增加防御。平时，大家住在山下，战时情况紧急，就撤回山上坚守。”朱忠华介绍说。

太和城的南北两道城墙从金刚城向东蜿蜒而下，直通洱海。东隔墙从北城墙中部向南延伸约1670米，连接到南城墙中部，将太和城分为东西两部分，东边是下城，西边是上城。东隔墙是太和城的重要防线，可有效防御从洱海进犯的敌人。第二次天宝战争时，唐将李宓曾计划造船从水上发起进攻，若无东隔墙，船只靠岸就可进入太和城。最终，南诏派人潜袭造船水师，把船烧毁。

在军事统一洱海区域

的过程中，南诏对洱海坝子的地理环境及军事防御建立起了深刻的认识，并利用苍山、洱海天险，在龙口城、龙尾城等关键位置修筑防御工事，使洱海坝子形成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，易守难攻。在考古学家看来，南诏之所以两次在天宝战争中获胜，除联合吐蕃和战术得当外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太和城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发挥的重要作用。战后，南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洱海区域的防务重要性，先后构筑了阳苴咩城北城墙、三阳城等多道防线，壁垒层层的洱海坝子因此得名“九重城”。

德化碑颂扬君主功绩

2017年，在葶苈溪南侧的上城区域，考古队发现了东西长210米、南北宽150米的内城。内城及周边发现大量建筑基址，部分铺有绿釉砖或青砖，建筑规格较高，是太和城的宫殿区。2020年，在内城西部的的高台上，发现了比较重要的建筑基址。“我们从遗迹推断出，台地上曾经存在过重要的建筑，虽然保存稍差，但看上去等级较高。其南北两侧都有廊道，如同大明宫有翔鸾阁、栖凤阁一样。”朱忠华说。

南诏德化碑是太和城内重要的地表文物，也是研究

南诏史的重要材料。《蛮书》中对太和城有“城中有大碑，阁罗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，论阻绝皇化之由，受制西戎之意”的记述，《新唐书》中亦有“揭碑国门”的记载。经考古证实，南诏德化碑旁的草帽街古道即为南诏时期的南北干道。经探沟解剖，发现现存古道下层层叠压有清、明、元、宋、南诏时期的古道。其中，南诏时期的南北干道宽10.5米，分左右两幅（一条路的左右两侧），这也解释了南诏德化碑为何立于古道旁。“因为此碑颂扬了阁罗凤的丰功伟绩，立于干道旁便于南来北往的行人瞻仰其功绩。”朱忠华说。

朱忠华认为，太和城对捍卫南诏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在以太和城为都期间，南诏不断开疆拓土，统一云南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南亚、东南亚地区，国力盛极一时。同时，南诏重视对疆土的经营，强化对区域民族的管理，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，创造了绚烂多彩的文化。目前，文物部门与大理市政府正积极推动太和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。建成后，沉睡于地下的文化遗存将会更好地服务社会文化发展。 

本刊记者 谭江华 / 文
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